



THE ESSENTIAL HEMINGWAY  
COLLECTION

# 老人与海

央金 牧野◎译

海明威短篇小说集

*Warm Nice Love And Pure*

温暖 美好 爱与纯净

文学经典新阅读·全新译本新体验

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 
北京时代华文书局



THE ESSENTIAL HEMINGWAY  
COLLECTION

老人与海

海明威短篇小说集

央金 牧野◎译

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 
北京时代华文书局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老人与海：海明威短篇小说集 / (美) 海明威著；央金，牧野译。

—北京：北京时代华文书局，2014. 9

ISBN 978-7-80769-847-0

I. ①老… II. ①海…②央…③牧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美国—现代  
IV. ①I712. 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209683 号

新业文学经典丛书

老人与海：海明威短篇小说集

著 者 | 海明威(美)

译 者 | 央 金 牧 野

出 版 人 | 田海明 朱智润

选题策划 | 黎 雨

责任编辑 | 胡俊生 王雪君

装帧设计 | 张子航

责任印制 | 刘 银

营销推广 | 张晓兵

出版发行 |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<http://www.press-mart.com>

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<http://www.bjdsj.com.cn>

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 136 号皇城国际大厦 A 座 8 楼

邮 编：100101 电 话：010-64267120 64267397

印 刷 | 北京盛源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| 880mm × 1230mm 1/32

印 张 | 8

字 数 | 150 千字

版 次 |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| 978-7-80769-847-0

定 价 | 29.8 元

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

## 序

毛姆在《书与你》中曾提到：“养成阅读的习惯，使人受益无穷。很少有体育运动项目能适合盛年不再的你，让你不断从中获得满足，而游戏往往又需要我们找寻同伴共同完成，阅读则没有诸如此类的不便。书随时随地可以拿起来读，有要紧事必须立即处理时，又能随时放下，以后再接着读。如今的和乐时代，公共图书馆给予我们的娱乐就是阅读，何况普及本价钱又这么便宜，买一本来读没有什么难的。再者，养成阅读的习惯，就等于为自己筑起一个避难所，生命中任何灾难降临的时候，往书本里一钻，不失为一个好办法。”

古人也说：“开卷有益。”但面对浩如烟海的图书，如何选取有益的读本来启迪心智，这就需要有一定的鉴别能力。

对此，叔本华在《论读书》里说：

“……对善于读书的人来说，决不滥读是很重要的。即使是时下享有盛名、大受欢迎的书，如一年内就数版的政治宗教小册子、小说、诗歌等，也切勿贸然拿来就读。要知道，为愚民而写作的人反而常会大受欢迎，不如把宝贵的时间用来专心阅读古今中外出类拔萃的名著，这些书才真正使人开卷有益。

“坏书是灵魂的毒药，读得越少越好，而好书则是多多益善。因为一般人通常只读最新的出版物，而不读各个时代最杰出的作品，所以作家也就拘囿在流行思潮的小范围中，时代也就在自己的泥泞中越陷越深了。”

正如叔本华所言，“不读坏书”，因为人生短促，时间和精力都是有限的。

出版好书，让大家有好书读。基于这样一个目的和愿景，便有了这样一套“国内外大家经典作品丛书”，希望这些“古今中外出类拔萃的名著”，能令大家“开卷有益”。

编者

## 目 录

世上的光/1

乞力马扎罗的雪/12

最后的净土/49

雨中的猫/139

在异乡/145

老人与海/153

## 世上的光

酒保见我们进门，一边看着我们，一边不由伸出手去把玻璃罩盖在两盆免费菜上面。

“给我来杯啤酒。”我说。他倒了杯酒，用刮铲把上面那层泡沫顺手刮掉，杯子却握在手心不肯放。我在柜台上搁下五分镍币，他才将啤酒塞给我。

“你喝什么？”他问汤姆。

“啤酒。”

他倒了杯酒，刮掉泡沫，见了钱才把那杯酒推给汤姆。

“怎么了？”汤姆问道。

酒保没理会他，径自朝我们脑袋上方望去，冲着进门

的一个人说：“你要什么？”

“黑麦酒。”那人答。

酒保取出酒瓶和杯子，还有一杯水。

汤姆伸手去揭免费菜上的玻璃罩，里面是一盆腌猪腿。盆里有把形似剪子的木头工具，一端有两个用来叉肉の木叉。

“不行。”酒保说着又将玻璃罩盖在盆上。木叉还在汤姆手中。“放回去。”酒保说。

“不必多言了。”汤姆说。

酒保从酒柜下伸出一只手来，盯着我们俩。我把五毛钱放到柜台上，他才直起身。

“你要什么？”他说。

“啤酒。”我说。他先将两个盆上的罩子揭开了，再去倒酒。

“混账，你们店的猪腿是臭的。”汤姆说着，把口中东西全吐到了地上，酒保没说话。喝黑麦酒的那人付了账，头也不回地离开了。

“你们自己才是臭的，你们这帮混混都是臭货。”酒保喊道。

“他说咱们是混混。”汤姆跟我说。

“听我说，咱们还是走吧。”我说。

“你们这帮混混快滚。”酒保说。



“我们本来就要走的，用不着你说。” 我道。

“我们还会来。” 汤姆说。

“你们最好别来。” 酒保对他说。

“教训他一下，叫他知道自己这样做不对。” 汤姆回身跟我说。

“走吧。” 我说。

外面一片漆黑。

“这是什么鬼地方？” 汤姆说。

“我不知道，咱们还是上车站去吧。” 我说。

我们从这一边进城，从另一边出城。城里满是皮革和鞣树皮的臭味，夹杂着大量木屑散发出的味道。我们进城的时候天刚黑，此刻天已又黑又冷，道上水坑都快结冰了。

车站处有五个妓女在等火车进站，还有六个白人、四个印第安人。车站很挤，烟雾腾腾的火炉烧得烫人，散着混浊的味道。我们进去时没人说话，售票处的窗口关着。

“把门关上，行吗？” 有人说。

我看到，说话的是个白人。他穿着裁短的长裤，套着伐木工人的胶皮靴，花格子衬衫，除了没戴帽子，跟另外几个人是一样的打扮。他面色苍白，两手也发白，瘦瘦的。

“你到底关不关啊？”

“关，关。” 说着我将门关上。

“麻烦了。”他说。另外有个人嘿嘿笑着。

“跟厨子开过玩笑吗？”他对我说。

“没有过。”

“你不如跟这位开个玩笑，他可喜欢了。”他看着那个叫“厨子”的。

厨子避开他的目光，嘴紧紧地抿着。

“他手上涂香油呢。”这人说，“他怎么也不肯把这双白白的手泡在洗碗水里。”

有个妓女放声大笑。这是我有生以来，头一遭看到个头这么大的妓女和女人。她穿着渐变色的绸布衣裳。另外两个妓女个头跟她差不多，不过这个人怎么也有三百五十磅。她看起来很难确信是个真人呢。这三人身上都穿着渐变色的绸布衣裳。她们并肩坐在长凳上，个头都很大。另外两个染着金黄头发的妓女样子和平常妓女差不多。

“看他的手。”那人说着朝厨子那边说。那妓女又笑起来，笑得浑身发抖。

厨子回过头，冲她说：“你个一身肥肉的臭婆娘。”

她兀自哈哈大笑，笑得身子直打颤。

“噢，我的天，”她说道，嗓音很甜，“噢，我的老天啊。”

另外两个大个头的妓女，装得本本分分，很是文静，似乎不为所动。不过她两个的个头都很大，跟个头最大的

一个差不多。两个都足足超过两百五十磅。还有两个都坐在那里，一本正经。

除了厨子和说话的那人，还有两个伐木工人，一个饶有兴趣地听着，却红着脸儿，另一个似乎打算说点什么，还有两个瑞典人。两个印第安人坐在长凳另一端，还有一个靠墙站着。

想说话的那个悄悄跟我说：“准像是躺在干草垛上。”

我不由大笑，把这话转述给汤姆。

“说实话，那种地方我还真没见识过呢。”他说，“瞧这仨。”

这时厨子开口了：“你们哥儿俩多大了？”

“我九十六，他六十九。”汤姆说。

“咯…咯…咯！”那大个儿妓女笑得直颤，她嗓音的确甜美。其他几个妓女没动静。

“嘿，你嘴里有句正经的吗？我是好意地问你呢。”厨子说。

“我们一个十七，一个十九。”我说道。

“你这是怎么了？”汤姆对我说。

“好了，好了。”

“叫我爱丽丝吧。”大个儿妓女一说话，身子又开始打颤。

“这是你的名字吗？”汤姆问。

“对啊，”她说，“爱丽丝。是不是？”她扭头看向厨子身边的那人。

“没错，是叫爱丽丝。”

“这是你们另取的艺名。”厨子道。

“这就是我的真名。”爱丽丝说道。

“另外几位姑娘，都叫什么？”汤姆问道。

“黑兹儿和艾赛尔。”爱丽丝说道。黑兹儿和艾赛尔对此敷衍一笑。

“你叫什么？”我问一个金发女人。

“弗朗西丝。”她说。

“弗朗西丝什么？”

“弗朗西丝·威尔逊。问这个干吗？”

“你呢？”我问另一个。

“噢，别无理了！”她说。

“他只不过是跟大家交个朋友而已，你不想吗？”最开始说话的那人道。

“不，不想跟你交朋友。”头发染成金色的女人说。

“她可真是个小泼辣货，地地道道的小泼妇。”那人说道。

一个金发女人对着另一个摇了摇头。

“讨厌的乡巴佬。”她说。

爱丽丝又哈哈大笑起来，浑身直打颤。

“有什么可笑的。”厨子说，“你们都笑，我也没发现有什么可笑的。你们俩，这是要去哪儿？”

“你呢？”汤姆反问他。

“我要去凯迪拉克。你们去过吗？我女朋友住在那里。”厨子说。

“他自己也是个姑娘。”穿戴短的长裤的人道。

“能不能别说这种话？咱们就不能好好聊么？”厨子说。

“凯迪拉克是史蒂夫·凯切尔的故乡，艾达·沃盖斯特也是那儿的人。”脸红的那人说。

“史蒂夫·凯切尔！”一个金发女人尖声道，仿佛这个名字让她挨了枪子儿，“他的亲爹开枪杀了他。咳，天哪，亲爹！打着灯笼也找不着史蒂夫·凯切尔这号人了。”

“他不是叫史坦利·凯切尔吗？”厨子问道。

“噢，少废话！你对史蒂夫了解多少呢？他才不叫史坦利呢。史蒂夫·凯切尔是前所未有的大好人，美男子。我从没见过像史蒂夫·凯切尔这么干净、纯洁、英俊的男人。天下找不出第二个来。他动如猛虎，真是举世无双的真男人，花钱最豪爽。”金发女人说道。

“你认识他？”一个男人问道。

“我认识他吗？我认识他吗？我爱他吗？你问我这个吗？”

“我跟他可熟了，就像你跟无名小鬼那么熟，就像你爱上上帝那么爱着他。史蒂夫·凯切尔呐，他是前所未有的大伟人、大好人、正人君子、美男子，可他的亲爹竟把他当条狗似的一枪打死。”

“你陪他到沿岸各处去了吗？”

“没。在此之前我就认识他，他是我唯一的意中人。”

头发染成金色的女人像说书一般说这些事情，人们听了都对她肃然起敬。

“可惜你没嫁给他。”厨子说。

“我不愿阻碍他的前程，拖他后腿。他需要的不是妻子。唉，我的上帝，他真是了个了不起的人啊！”头发染成金黄色的女人说道。

“这么说起来，倒也还不错。可杰克·约翰逊（1878～1946，美国第一个重量级黑人拳王）不是把他打倒了吗？”厨子说。

“这是耍诡计，本来他已经把杰克·约翰逊这傻大个儿黑王八打倒了，是那黑人傻大个儿偷袭了一记冷拳，才碰巧取胜的。”染金色头发的女人说。

售票处的窗口开了，三个印第安人走到窗口。

“史蒂夫把他打倒了，他还对我笑呢。”头发染成金色的女人说道。

“你刚刚似乎说，你没陪他到沿岸各地去过。”有人说。

“我就是为了这场拳赛才出门的。史蒂夫冲着我笑，那个该死的黑狗崽子跳起来给他一记冷拳。照理说就是一百个这号的黑杂种也打不过史蒂夫。”

“他是个拳王。”伐木工人说道。

“他的确是个拳王，现在再也找不到这样的好手。真的，他就像是天神。那么纯洁，那么英俊，出手如猛虎或闪电般迅速，干净利落。”染金头发的女人说。

“我在拳击电影中看到过他。”汤姆说道。我们都听得很受感动。爱丽丝浑身发颤，我一看，却见她是在哭。几个印第安人已经走到月台上去了。

“天下哪个丈夫都比不上他，”染金头发的女人说，“我们在上帝的面前结了婚，我就是他的人，往后余生都是他的，我的全部都是他的。我不在乎我的身子，别人可以糟蹋我的身体，可我的灵魂属于史蒂夫·凯切尔。天呐，他真是条好汉。”

人人都难过又不安，听得很不是滋味。这时，爱丽丝颤抖着开口了，声音低低的：“你别睁着眼睛说瞎话，你这辈子根本就没跟史蒂夫·凯切尔睡过，你自己心里有数。”

“这种话，也亏你说得出口！”染金头发的女人傲慢地说。

“我这么说，是因为这是事实。”爱丽丝说道，“这儿只有我一个人认识史蒂夫·凯切尔，我是从曼斯洛纳来的，

在当地认识他的，这是实情，你明明知道这事。我要说谎，天打雷劈。”

“我也一样。”染金头发的女人说道。

“你明明知道事实如此，千真万确，不是我瞎编的，他跟我说的每一句话，我都记得分毫不差。”

“他都说什么了？”染金头发的女人戏谑道。

爱丽丝哭得泪人儿似的，颤抖地说不出话：“他说：‘你真是可爱的小宝贝，爱丽丝。’他亲口说的。”

“这是瞎掰。”染金头发的女人说。

“这是真话，他的确是这么说的。”爱丽丝道。

“扯淡。”染金头发的女人趾高气扬地说。

“不，这是真的，千真万确，没有半句假话。”

“这绝不是朴素的史蒂夫说出的话。”染金头发的女人兴致昂扬道。

“这是真的，”爱丽丝用甜甜的嗓音说道，“随便你信不信。”她不再哭了，可算平静了下来。

“史蒂夫不可能说出这种话。”染金头发的女人扬言道。

“他说了，”爱丽丝露出了笑容说，“想当初他说这话时，我确实如他所说，是个可爱的小宝贝，况且现在我还是比你好很多，你这个旧热水袋，干得一滴水都没有了。”

“我记性好着呢，你别想羞辱我。你这个大脓包。”染金头发的女人说道。



“哼。你记得的事有哪件是真的？要么记得你光着屁股，要么记着你上一次什么时候吸可卡因跟吗啡，其他的还不都是从报上刚看来的？你知道，我做人实在，即使我个头大，男人还是喜欢我，这点你也知道，我决不说假话，这你也知道。”爱丽丝嗓音甜得可爱地说。

“你管我记着什么？反正我记得的净是些真事、美事。”染金头发的女人说道。

爱丽丝看了看她，又看了看我们，她脸上忧伤的神情褪去，她笑了笑，一张漂亮的脸蛋美得真是少见。她有一张漂亮的脸蛋，一身细嫩的皮肤，一副动人的嗓子，她的确是好得没的说，而且还很友好。可是天呐，她个头真大。她的身形起码有三个女人那么大。汤姆看见我正瞧着她就说：“快点，我们走吧。”

“再见。”爱丽丝说。她确实有副好嗓子。

“再见。”我说。

“你们俩往哪条路去？”厨子问。

“反正和你不是一路。”汤姆对他说。